

社区公共艺术观察： 你家小区的雕塑能看吗？



Community Public Art Observation:

Is the sculpture beautiful in your community?

2009年4月的一天，位于上海市普陀地区的曹杨新村的门口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因为居民们期盼已久的“艺术让城市更美好”曹杨新村公共艺术创作实践活动开幕。小区居民的参加热情很高，小区中的老人们搬着自家的板凳，招呼左邻右舍看开幕式，并不时会向艺术家询问：“你们做的东西都蛮新鲜，虽然我们也不太看得懂，但放在这里也蛮好看的，活动结束后不会拆掉吧？”

曹杨新村是解放后上海市兴建的第一个工人新村，也是全国最早的工人新村。曾几何时，能住进这样的工人新村，是全家人无比的骄傲。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曹杨新村社区的建筑已开始渐渐老化，曾经的劳模们终将慢慢老去，人口的老龄化成为这个社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开村当初，艺术家结合社区做了很多艺术，比如进入村口可以看到三位亭亭玉立的“红色娘子军”路牌，作为革命年代的经典符号，吸引了村里的大量老人聚集在一起，回忆往事；村子很多五颜六色的晾衣杆，为这个村子增加了色彩和生气；艺术家韩峰创作的《美好时光》灯箱作品，造型可爱，镶嵌于建筑当中，使建筑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气息，居民表示，这样设计不但给亲朋好友的到来带来了不少的方便，更不会在夜晚看不清门牌号了，像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

用曹杨新村社区艺术实践案例，其实我们想讨论的是关于社区公共艺术的话题。在当下如火如荼的乡村艺术大建设的背景下，乡村的公共艺术的迅猛速度似乎呈现出来了比城市更热闹的状态？城市公共艺术的声音似乎变得越来越弱？另外一方面，城市公共艺术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还是以城市雕塑为主，那么当城市化高度发展，商业综合体不断出现的当下，城市公共艺术又有哪些新的可能呢？这也是2019年6月16日至17日举办的“2019·公共艺术与日常生活论坛”想要解决的问题。

公共艺术的主场在乡村吗？

“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北京大学翁剑青教授看来，城市公共艺术的总量是远远大于乡村的，当前处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以当下乡村公共艺术发展会如此火热。马钦忠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公共艺术的主流一直是在城市，因为乡村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任何人在这里都可以去做，但城市不一样，有很多限制。”

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悦笛看来，现在公共艺术大都在乡村进行实践，但城市更需要好好建设，因为乡村是城市的投影，他们会照搬城市的模式，当把一套不是成功的城市模式照搬到乡村，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



/ 小区门楣上的可爱卡通形象
/ 曹杨新村的公共艺术实践

小区制度和公共空间的新型互动关系

不同于曹杨新村的老旧社区，在社区建设越来越同质化的城市里，越来越多新出现的商业住宅小区也开始尝试公共艺术项目的规划，比如广州时代玫瑰园就是很好的案例。

作为商业社区的一个典型案例，在社区规划中便已经考虑要增加社区的公共文化交流空间，为了实现这一规划，他们在第三期组团设计了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和公共文化交流空间系统及景观。

首先，他们试图在中国当下封闭的小区制度和城市公共空间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设置一条架空步行桥从第三期组团内院上空立交而过，连接起时代美术馆分馆。组团中心则是由旧房改建而成的交流中心，与第三期组团隔街相望的现有展厅。架空步行桥形成一条打破了小区封闭性的公众小路，使三处空间成为一个穿越小区的完整公共空间系统。

架空步行桥的引入使小区园林既为属小区内居民共有的私家园林，同时又可供公众观赏，成为城市公园，探讨了私家园林和城市公园重叠共生的可能性。艺术家徐冰为此步道创作了声音装置，利用往来者的声音作为声源与空间发生互动。

在翁剑青看来，这种设计连廊为邻里间的相互守望和日常联系提供了舒适而宽敞的社交空间，因此非常适宜社区的中老年人和少年儿童平日里的休闲、文化娱乐和邻里间的交往活动。从社会学角度来讲，犹如法国城市社会学家伊夫·格拉夫梅耶尔把这种相互依托、支撑和密集性交往的城市社区形态指称为一种“城市里的村庄”。此类社区的艺术介入与景观设计，有助于社区环境的美学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有助于集体生活的培养。

老旧历史街区如何实现“安住”？

在2015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中，杂院公共空间营造项目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无界工作室的三位设计师接受挑战，选择杨梅竹斜街66-76号院作为改造试点。这是一个北京胡同的大杂院，共有五户居民居住，公共空间是一条长66米，最窄处仅1米，最宽处不足4米的过道。晾晒的衣物、堆放的垃圾，杂乱的电箱等都侵占了过道，不美观又影响邻里和睦。76号是保安院，狭小



2019 公共艺术与日常生活论坛



2019 公共艺术与日常生活论坛



时代玫瑰园的景观设计



的空间里生活着 8 位保安，每天还有 20 位保安来此用餐。

三位设计师深入研究了五户百姓的日常生活习惯，力求在设计中真正实现“安住”。设计师为经营客栈的王家修整了院子的建筑散水、收纳电线、改造储物空间以保持环境整洁通畅，还为院门口加装了富于设计感的复刻门牌，吸引游客驻足。为有祖孙四口的魏家改造了不平整的路面，装上扶栏、座椅，将占用空间的花草改为墙面种植，为孩子们留出活动的空间。设计师为保安院打造了可收纳上墙、灵活取用的移动桌椅，解决了保安没地方坐下吃饭的难题。设计师们发现种植是大杂院居民的共同爱好，就提出了“共享花草堂”的构想，以每家淘汰的饮料瓶、奶粉罐、酒瓶等搭建种植带，旨在借由种植来缓解逼仄生活空间带给人

们的压力，同时搭建社区里的新型社交。

翁剑青表示，北京大栅栏胡同片区在近十年来，陆续有政府部门进行的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及老旧社区景观改造运动介入。大栅栏片区诸多胡同群落中的公共交通空间，以及供社区居民共享的公共空间十分狭小和稀缺，由于其空间及历史条件，诸如各地新兴的房地产运营中形成的社区空间形态及其艺术的介入方式，均不可能在此地模仿性地置入，“安住”项目或许是比较好的经验。它策划方激发社区居民以宅院门前及街道的植物栽培与展示活动，带动街区居民的生活意趣、经验交流和社区归属感。使诸多具有丰富的生活记忆内涵的废弃材料建构装置艺术，并通过街区居民自愿参与的播种、植栽、观赏以及果实的分享等行为



花草堂育苗区（保安宿舍门前）

过程，体验和增进居民之间的互动交往。以此续写社区的故事和普通民众生活的趣味。同时通过策划人的介入使之进入更大范围的公共传播效应，此社区的植物栽培经验和花卉展览活动，纳入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活动，如策展人所言，此次活动本着“没有成本，没有设计，没有‘创新’、没有刻意的视觉营造、没有环保主义的说教与劝导，只是展示普通居民的种植经验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智慧”的构想，增进了此老旧街区居民的交往和日常生活景观的呈现。

公共艺术最终是要回归生活

翁剑青表示艺术的社区介入，已经逐渐关注形式美学之外的因素，社区艺术的多样性发展，不再是纯粹的政治宣传和纪念性艺术的手法，而是结合社区的条件和需求进行多样性和整体性的艺术和设计的介入方式，以建构具有生活美学和人文环内涵的社区公共空间，有利于社区文化品质的提升。

公共艺术面临很多问题，社区公共艺术建设的资金和程序，缺乏制度性保障；社区艺术的介入过程中缺乏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和民主商讨；缺乏社区的文化艺术活动的内部机制和人员的培育。大多数社区的艺术介入还停留在偏重于单纯的视觉美化以及投资方的商业利益。而欠缺与社区日常生活及社区文化培育的密切结合。另外在已有的社区公共艺术中，也欠缺后续的管理和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建设。

当代国际间典型的公共艺术的交流语言及运作方式，往往都体现了艺术与大众的生活问题、地方的观念性问题的密切关系，并体现了这些艺术在揭示、回应或试图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时采用的形式语言的适切性与独特性。当代公共艺术的创作与社会介入的发展趋势，并非向着概念化或外在形式的视觉审美发展，而是向着揭示不同地方和社会诉求、演示与交流公共生活领域的非物质性观念意识的方向迈进。

在刘悦笛看来，在中国新型城市生态中，公共艺术不能与民众的生活脱节，要融入到大众本身的生活中去，日常生活才是公共生活和公共艺术的关键词。比如很多乡村改造项目是去审美化的，那么做，很多是不可逆的，需要整体的规划，要有强力的顶层设计介入。



当下国内城市景观的主要类型为雕塑



刘悦笛还表示，失败的公共艺术就是和生活没有关系，当代国际公共艺术奖的评委们也比较赞成这一点，强调让人到空间里面去交流，尤其是多种族，各种文化里面的人要形成一种深入的交流。公共艺术强调互动性，交往和介入都讲的是人和人之间，能够在公共艺术中找到活生生的生活。

趋于生活化及应用性的新建社区公共艺术，结合政府行为的社区艺术介入，与文创产业园区整合的社区公共艺术，艺术实验项目介入下的社区公共艺术，短性及节日性的社区公共艺术等

公共艺术形式是目前城市公共艺术的主流，相信随着越来越多专业力量的介入，公共艺术的发展会更趋理想化和制度化，有城市公共艺术的范本在前，乡村公共艺术也将会迎来更好的前景。